



著 名 學 文 界 世

猶金妮

著 克 扎 爾 巴

譯 重 波 雲 韓



行 印 局 書 信 文

著名學文界世

妮 金 猶

著原克札爾巴

譯重波雲韓

印局書信文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初版

世界文學名著

猶金妮

實價 元

(外埠酌加運匯費)

原著者

巴爾扎克

重譯者

韓雲波

發行人

王君一

總發行所

文信書局

分發行所

聯營書店

重慶保安路

重慶：林森路
成都：祠堂街

印政

No.1057

渝初1—2

譯者序

本書原名“Eugenie Grandet”，是法國寫實主義的先驅巴爾札克的名著之一。巴氏在當時負有「文學界的大將軍」的稱號。他的作品描寫的對象常常涉及都市與農村鄉鎮中的小資產社會的各種類型；他所描寫的個性多屬於貪婪、吝嗇、自私自利及其一切令人憎惡的一型。總之，他的視域甚廣，對於人性的觀察又是那麼銳利，而且他的筆尖總是指向人生之醜陋的一面，所以一般人皆認為他的作品太苛刻了。然而他對於年輕的姑娘多賦予天真、純潔和良善的天性，令人在這種美的、純潔的性格中又見到人性中之善的一面。巴氏在這本書的敘述過程中，對於上述的兩種性格的對照的描寫上，發揮了他的特長。

這本書中的三個重要人物是猶金妮(Eugenie)，她的父親老格蘭特(Grandet)和她的堂弟卡爾(Charls)。在猶金妮和卡爾的戀愛故事中展開了兩種生活的畫面，老格蘭特和卡爾正是屬於我們前面所說的令人憎惡的一種，而猶金妮却是代表人性中之善的一面。故事的地理背景是以騷莫(Saumur)為中心，騷莫是橫貫法國中部的羅爾(Loir)河南岸的

一個小城，在巴黎的西南方。書中還談到其他幾個地名，除巴黎而外差不多都在羅爾河的兩岸，如南特(Nantes)、安久(Angers)、陶爾(Tours)等都是。

關於譯文，是根據英譯本轉譯來的。最近經過一次詳細的校對，改正了不少錯誤，但我想仍然會有誤譯的地方，以及不能盡表原著筆意之處，誠懇的希望讀者賜教。

韓雲波 三十三年七月重慶·黃桷樹

（此處為模糊不清的垂直文字，內容難以辨識，疑似另一段譯文或校對記錄）

猶金妮

致瑪利亞

你的肖像是這本書最綺麗的裝飾，把你的名字放在這兒是適宜的，那就像一枝折自某個不知名的花園裏的黃楊枝，把它放在聖水裏，過一會兒，再以虔誠的雙手置於門檻之上，這復生了的綠色的小枝，就是驅除房內一切邪惡的神聖護符了。

有許多鄉鎮裏的房子，看來比那最幽寂的寺院、蒼涼的廢墟、或是慘淡可怖的沙漠還要蕭條。也許凡是這種房子都混有這三種特徵，特別是僧院，它那悄然的孤寂與斷垣殘壁的零落恐怖、以及荒野中的寂寥是相連的。在那裏，生命的或是生命活動的表現得非常微弱，以致會令一個生疏的人認為那些房子都沒有入住着；但當一個生疏的腳步經過窗前時，却會突然有一付冷靜的面孔在窗檻上出現，向那旅人不關心的、漠然的一望——就像一個和尚偶然探首塵世一般。

在騷莫有一座形狀奇特的房子，正有着上述的各種特點；這座房子現在還依然屹立，在古城門樓的坎坷不平的道路的末端，在城的上部。近來這條路非常安靜；這條路，夏熱而冬冷，沿路各地都是黑黝黝的；此外，又非常狹窄、曲折；路旁的房子都充滿死板的、靜寂的空氣。很奇怪，不明白每一個聲音是怎樣從那兒發出回響的——那些圓滑的石子（永遠是潔白而乾燥的），會隨着每一個腳步發出聲音來。

這是這個城的最古的部分，城牆就聳立在那兒。這一部分的房子已經過三個世紀的時間了；雖然這些房子都是用木頭建築的，却仍都堅牢完好。每一座房子的樣子都各具獨自的格調，所以對於藝術家和考古家而言，這兒便是騷莫城內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了。的確，當你經過那些房子的時候，彫刻在那突出的巨椽末端上面的、奇怪的人像——好像黑色的浮彫裝飾在每一棟屋頂的上面——會使你不能不對它驚異的張望。有時，這些房椽已被板條從上面遮住了，有時也有深藍色的板條橫現在破裂的牆面上；單在整個房子上的、高聳的屋頂，因年代久而彎曲傾斜了；屋頂板因常年的風吹日晒而頹壞扭歪。有許多地方也偶然有一點精巧的刻工，但是你却很難辯認出來，那朽黑了的窗檻，看來似乎已負擔不住那個紅色花盆的重量。貧窮的女工在那裏面種植了瞿麥或月季。

再沿着街路走上去，有許多鑲着巨大的釘子的、裝飾得很漂亮的大門，我們的祖先

在這上面表現了他們的智慧，他們在那上面描繪了象形的文字及神祕的記號，本來每一個家內的人都認得這些東西的，但是至今，它的意義的線索也都被人忘掉了——他們一點也不懂得了。因此那些死文字的意思可以是一個基督教的教徒表示自己的信心的誓言，同時也或許是一個舊教徒咒罵亨利第四的詞句。市民也會在那上面刻上他的顯貴的品位，紀念他那早已被遺忘了的市議員或郡長職位的榮光。在那些老房子上面記載着法國的歷史，只可惜我們讀不出來。

在那不穩固的小木房（彫着最粗糲的刻工的）旁邊的牆上，石工施展了他的卓越的技巧——用他的刨——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弓形大門的貴族宅邸；雖然一七八九年以來騷動全國的多次革命中之某一次的變亂將它毀壞，但你依然可以從那上面看出房主人受過鎗砲的遺跡。

在這條街上，你看不到一個足以引人注目的店面；嚴格講來，的確這裏就沒有什麼商店，因為在這一帶的房屋的下所開設的、預備出售的東西，並不多於或少於我們祖先時代的作坊；中世紀的愛好者們在這兒可以找到舊世界的原始的樸素。矮矮的屋頂的內部和玻璃窗或陳設貨物的棚架，都是同樣的陰暗、空洞而簡單；無論是內外，他們都沒有想法加以佈置，也不欲費力把他們的貨物陳列出來。門，照例是用鐵包裝得既笨且

重。並且是分爲上下兩扇；在白天上半扇是打開的，讓新鮮的空氣和陽光透進這潮濕的小洞；同時繫着鈴的下半扇門還多半都是關着的。店面有約一臂之高的短牆。牆的高度正是從地面到天花板的距離的一半；窗沒有窗框，只是釘着鐵條的粗笨的百葉窗裝在牆上部的空槽內，到了晚間把百葉窗裝上，白天再取下來。把這面短牆當作櫃台來用，在那上面擺設着供顧客們瀏覽的貨物。在這裏，沒有任何欺騙。展覽給大眾看的貨樣完全是按照鋪店的性質而定。你可以看見一兩桶食鹽或鹹魚，兩三匹帆布或幾盤麻繩，懸在屋椽上的一些銅錢，掛在牆上的、桶匠用的桶箍，或是舖在架子上的一兩段布。

你再走進去，有一個赤着紅色雙肩的活潑漂亮的少女，那是一個嬌美的姑娘，在她的頸上圍着一條白色的手帕，那時，她就放下她手中編織着的東西，招呼一位老公公或老婆婆出來把你所要買的東西賣給你了。這件東西的價值也許是兩個銅錢，也許是兩千法郎；交易的作法一定是隨着賣主的高興而定，也許是慇懃有禮，也許是怠慢不恭。你還可以看到一個木桶商坐在他自己的門前，一邊和他的隣人談着天，一邊玩弄着手指；從外表來看，除去他那破架子上的幾隻木桶和兩三捆板條而外，這個世界上再沒有什麼東西是屬於他的了。但是在碼頭上，他那堆滿了木料的木料場却供應着安久地方的全部的桶匠。葡萄長得很好及酒量很豐的時候，如他自己所說，他曉得他能「放出」多少木

桶到每個桶架上去。幾個酷熱的天氣，他就幸運了，多雨的夏天對他是一件不幸的事；酒桶的價值，單單在一個清晨就可以漲到十一個法郎或跌至六個法郎。

在這兒，和土倫一樣，全部的商業都決定在氣候上，地主、種葡萄的人、木料商、木匠、旅店老板及駁船夫以及所有的人都在期待日光的出現。沒有一個人不是抱着恐怖與抖戰的心情去睡的，他們唯恐到了第二天早晨聽到人家說：夜裏下了霜。如果不是他們所懼怕的雨，則必定是風或荒旱；必須經過陰雲或悶熱，而且下了雨，於是天氣才能如他們所期望。

風伯雨師與種葡萄人間的利害的鬥爭是不會停止的。人們的面孔顯然的隨着晴雨表的昇降而伸縮而明暗。有時你可以自騷莫的老高路的那個末端就聽見有人講：「這是黃金的天氣呀！」或者你也可以聽到另外一種說法：「正在下金路易啊！」他們這兩種話都不僅是形式上的說法，並且都知道適時的雨和適時的日光之真正的價值。

在夏天的星期六日，十二點鐘以後的光景，你就做不成騷莫城裏那些闊人的一個錢的買賣了。每人都有他自己的小田莊或小小的葡萄園，到那時，他們都到鄉下去消遣他們的「週末」了。這是每一個人都可以預先曉得的，正如每一個人都曉得別一個人的私事、行止、買賣以及在交易中所獲的利潤，有的人隨意的用掉一天中的十個小時的光陰

來舉行一個快樂的小茶會，以便談論、批評及嚴格的監視着他們隣人的事情。除非人們要她的丈夫請烹鵝鵠而外，主婦們不能買一隻鵝鵠的。任何少女也都不能夠把她的頭探到窗外而不受一羣無所事事的人們圍觀的。

這些房屋雖然是陰晦、黑暗、寂靜，但却逃不出人的目力所及；同樣，每一個人對於別一個心內所想的事情都能了然。人們的生活，大部都是消磨在戶外的，他們坐在戶外的階上，早餐和晚餐都是在那裏吃，也就在門口談論任何家庭間的瑣碎爭議。對每一個過路的人都要加以極其詳盡而審慎的觀察；因此，任何一個外人，當他來到這樣一個城裏時，就如同來受苦刑一般，並且必須經過每一個門前的人的嚴格考問。由於上述的方法之永續的應用，於是可以收集到許多可笑的故事。的確，天資聰慧而善於應付的安琪的人們就爲了這些緣故，給這些人們起了一個「閒談者」的渾名。

關人們曾住過的最古而最老的房子都是位於這條街的上端，其中有一件故事就是我們這裏所要講述的。據說有一幢很寒冷的房子，是一個舊時代的寶貴遺物，是爲從前的簡單世界的先生太太們建築的，我們這現代的法國離開那個時代一天遠似一天了。在這曲折入盡的街上走過一段以後，你所經過的每一個地點都可以喚起你對於過去的記憶，最後直到你不自覺的注視到「格蘭特寓」的大門，那時你已來到一座侯門似海的幽暗隱

所之前了。「格蘭特寓」這四個字在當地人們的記憶中是最爲光榮燦爛，但除非敘述他——格蘭特——的歷史而外是無法說明的。

格蘭特先生在騷莫負有相當的聲譽。其原因與結果，沒有在鄉鎮上住過一個相當時期的局外人却很難予以正確的估計。目下還有年老的人能夠記憶一些舊時的事件，他們稱格蘭特先生爲「格蘭特老板」，但是這種人已不多存在了，並且正在很快的一年一年的減少中。

當一七八九年的時候，格蘭特是一個桶匠頭兒，他的事業很順利，他認識字，並且能寫能算。當法蘭西共和國的時候，騷莫的教堂領地被官方查封並舉行拍賣的當兒，那時這個桶匠是四十歲，並剛剛娶了一個闊木料商的女兒。當時格蘭特得到了他妻子的陪嫁費後，就把這筆款送到縣府去了，這筆款和他自己所積蓄的一筆可觀的現款相當；他的岳父替他拿出相當於二百個雙路易的款子交給那鐵面無私——經手拍賣——的共和國的人，於是這個桶匠就獲得了隣近的一塊最好的葡萄田、一幢老禮拜堂和幾塊小農場，這一部分產業的代價自然是很低廉，雖然這種辦法是不正當的，但是他却取得了法律上的權利。

騷莫對於革命毫無同情之感，從表面上看來，格蘭特老板倒很像個有胆量的公民、

愛國之士和「先進思想家」等等；但是這位桶匠把所有的「思想」都用到他的葡萄上去。他曾被推舉爲騷莫城的行政人員之一，並且在政治和商業方面他都施展了他的和平的權威。在政治方面，他曾聯絡當時的貴族，並傾其全力防止他們的產業出售；在商業方面，曾規定由他供給共和軍二千桶白酒，這兩千桶白酒的代價是寺院的一大片肥沃的綠草地——這是尼姑的最後一塊財產。

法國總督府執政時代，格蘭特同志曾任縣長；他慎重從公，對自己的利益，結果圓滿。時過境遷了，帝國政府一經成立，他再變而爲格蘭特先生。但格蘭特先生的表面曾若一位紅色共和分子，而拿破崙却不喜歡共和國民，所以他的縣長的位置就被一位大地主取而代之了，是一位在姓前冠以某某地主的頭銜的、希望終有一天能夠變爲帝國爵爺的人。格蘭特先生毫無惋惜的放棄了他的政治生涯。在他的任期內，他的政績斐然，沿着自己各處的田地都建築起漂亮的街路。他的房地所納的稅很低，所以他負擔的課稅並不太重，因爲他對於田賦的極大關心及小心翼翼的從事葡萄的種植的緣故，他的田就變成了「黃金土」，這是對於出產最佳的葡萄園的專用語。他很有資格獲得一個法國大十字勳章，在一八〇六年他果然受勳。

這時這位格蘭特先生是五十七歲，他的太太大約三十六歲。他們婚後只生了一個女

兒，這個女孩子那時已經十歲。無疑的，上天因為格蘭特先生曾在官場失意，所以想對他有所慰藉；因為在這年中，他承繼了三份財產，不過它的總值只能靠推測了，不會有什麼可靠的報告。第一，便是高丁納爾太太的死——格蘭特太太的母親；不久之後，那位已故的太太——即以前的巴特里小姐——的父親老巴特里先生也隨之去世；第三，就輪到金特勒太太了——格蘭特先生的岳祖母。老巴特里先生時常愛說：投資就等於「扔錢」；他認為存儲大宗的現金要比拿出去放任何大的利錢都好得多。所以騷莫人對於故去的巴特里應該存蓄下的錢財之總數的估計，認為那個數目似乎就是他每年的歲入的總和，並且格蘭特接受了一個新的榮譽，這種榮譽不是我們的平等癖能夠抹殺的——他納了更多的稅，比附近的任何人都多。

他現在種植着百畝的葡萄園；好年成的時候可以產七八百桶的酒。他有十三塊小田莊、一所老禮拜堂（經濟的動機使他把窗子砌上了，因為這樣就可以節省了窗幔和花玻璃）和一百二十七畝牧地，在這個牧地上有一七九三年種的三千株白楊，這些白楊一年的長得又高又大了。最後，他還擁有了他所住着的房子。

他的地產是這樣顯然的增加起來。至於談到他的現款，則只有兩個人可以猜到一個大約的、可能的數目。一個是公證人克魯久先生，格蘭特先生從事任何投資的時候，都

要請他來處理一切必需的手續；另外一個便是戈里新先生，他是城裏最有錢的銀行家。他曾對格蘭特有很多協助的地方。不過這種事，騷莫的人都不曉得。像這樣的祕密以及大規模事務的處理，都不會洩露於外的。就是絕對慎重的克魯久和戈里新先生等也不能不對格蘭特先生表示深切的敬重。凡是詳細研究的人，對於這個問題是可以自作定論。自然，他們那位前任縣長的財富一定頗為驚人，所以要受人們的另眼看待。

凡是騷莫的人沒有不相信這種傳說的：據說格蘭特先生在一個祕密的隱避之處存着很多的路易，並且傳說他每天晚上如何跑去看那些路易，當他注視到那一大堆金路易的時候就陷於一種難以形容愉快之中了。在騷莫，他並不是獨一無二的愛錢的人。有同感的人旁觀者們一看見他的眼睛就覺得這個故事是真的了，據說他們覺得他的眼睛上面似乎閃爍着黃色的、金幣的光輝。不僅只這一種表現，還有些難以說明的小習慣，虛偽的動作，輕微而神密的貪婪的心思，也都不能逃脫這些同感的崇拜者的銳利觀察。一切高利貸者的眼睛都似乎有些狡猾的樣子；他們的眼睛會像賭徒、色鬼或獻媚者那樣慢慢的乖戾的縮在一起；並且他們的眼睛中還有一種同情的情感。我們可以說——也許有一種形象或符號才能描寫出他，這種情感。

因此格蘭特先生引起了附近一切人的深深的敬仰，這種敬仰正應該施於一個一生中

不會對任何人拖欠過分文的人；是對於一個能預知什麼樣的天時可以收穫五百桶葡萄酒，什麼樣的天時可以收穫一千桶葡萄酒，狡猾的老桶匠和種葡萄的人應當而合理的尊敬；同時這種尊敬，同樣也適於一個永遠不會錯過任何投機的機會的人（他常常存有一堆空木桶，當酒桶價格高漲的時候拿出來高價求售，因而獲得優得以上的厚利），以及能在自己的地窖下儲酒候機出售的人（許多小業主不能等候時間而願以一百法郎出售了他們的酒時，然後他才雙倍的價錢脫手）。他的有名的葡萄酒，就是在二八一一年市場價格最高的時候（他記得很牢）賣了二十萬四千里瓦。

老格蘭特對於財務的處理，我們可以用孟加拉的老虎和莽蛇兩者混合成的性格來形容。他能夠藏在低低的地方等候着、蹲着、窺視着他所要捕的動物，最後，有把握的向前捕去；於是，他的錢袋的白臉就可以張着了，錢如急流般的被吞了進去；並且，像貪食者的飛虫，有時是非常怠惰，必定有一個熱狀期，也更像一條蛇，他能冷靜、理智、有條理的利用他自己的神密的時間和季節。

並沒有人看見他走過而不發生某種羨慕之感的，這種羨慕一半是怕，一半是敬。這個老虎的草有如鋼鐵，他的爪既尖且利！住在騷莫的人哪有不曾感覺到的呢？例如，有一個人想借錢買一塊他已看中了的地；克魯久先生就可以替他借到——十一分的利錢。並

且經過如此這般的種種；戈里新先生就得到一筆貼現，但是這筆貼現率是罕有其匹的。

在城裏的談話中，黃昏後的談天或閒談中，時常談到格蘭特的名字。有些人對於這老葡萄匠的財富覺得是一種可驕傲的光榮。有好些旅店主或是商人總是帶着一種得意的神氣乘機對外來的人說：「我們這兒的某兩三個店有百萬以上之富，先生！但是格蘭特先生啊，哼，他究竟掙多少錢，連他自己也沒法告訴你！」

當一八一六年的時候，騷莫城裏的最聰明的人會計算這個老桶匠的地產的價值約為四百萬；但是，自一七九三年至一八一七年之間，他的地至少為他出產了——假定一個公允的平均數——十萬法郎的東西（他們認為是這樣），他的現款總數，將與他的地產的價值相等。因此當人們談論交易或是閒談到關於葡萄的事情而提及格蘭特先生時，那些會聰明的說：「你講哪一個？老格蘭特？……老格蘭特掙五六百萬是毫無疑問的」。

當克魯久先生或戈里新先生聽到有人那樣談論的時候，他必定插嘴說：「那末你可比我聰明多啦；我這一輩子也算不出他有多少錢呢！」

如果有一個來自巴黎的人談到羅奇斯奇爾特或拉菲特時，騷莫的人就要問：「那些人裏面，有像格蘭特那樣闊的嗎？」如果那個巴黎人憐憫的微笑著給他們一個肯定的回